

the office

# 办公室

胡晴舫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1-4

1-4

the office

# 办公室

胡晴舫 著

 上海书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, LTD.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办公室 / 胡晴舫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. 1  
ISBN 978-7-5458-0007-4

I. 办... II. 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8534号

责任编辑 杨英姿  
装帧设计 张志全  
技术编辑 丁多

**办 公 室**

胡晴舫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www.ewen.cn www.shsd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mm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98,000

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007-4/I·8

定价: 15.00 元

001/ 办公室的悲喜剧 李欧梵

009/ 鱼缸哲学

013/ 办公室是一座疯人院

017/ 董事长秘书

021/ 那个人

025/ 社长的情人

029/ 午餐时间

033/ 老板离职

037/ 谁是老大

041/ 什么都可能发生

045/ 群体交际舞

049/ 救赎

054/ 裁员

058/ 风水大师

061/ 年轻人

065/ 结婚与下午茶

069/ 居酒屋之外

073/ 沟通

077/ 外遇

081/ 你 CC 了谁?

- 085/ 六十岁
- 089/ 总裁的女儿
- 093/ 赌徒
- 097/ 暂停
- 101/ 老女人
- 105/ 卡夫卡的朋友
- 109/ 你的表格呢?
- 113/ 勇气
- 120/ 尾牙宴
- 124/ 失败者
- 128/ 新年新希望
- 132/ 父与子
- 136/ 假期
- 140/ 她患了忧郁症
- 145/ 说服
- 148/ 出差
- 151/ 饭店
- 155/ 行乞
- 159/ 我们
- 163/ 游戏者
- 166/ 马铃薯和土豆
- 170/ 成功者

174/ 小说家

178/ 我是

182/ 女强人

186/ 街头

# 办公室的悲喜剧

李欧梵

“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。”胡晴舫如是说。也许。但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，因为这个“新世纪的工厂”就是办公室。

近月来我曾 在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写了七八篇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，然而写到最后一篇时，却不知如何着手，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，长年来不必朝九晚五、上班下班，所以完全没有办公室的经验。只知道台湾男作家王文华曾写过两三本以办公室为背景的畅销小说，如《蛋白质女孩》，还有多年前曾看过的一本《空 kenzo 的女人》，作者笔名是钱玛莉，其实是一个男人（邓小宇）写的。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。

女性作家的笔触和视野就是不同。我不必套用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在此说教,况且本书的主题,从这个立场看来也未免“政治不正确”。然而本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活生生的素描:不夸张,不故意取悦读者,也不故意卖弄文笔,却留下不少极鲜明的印象。如果勉强将之和《蛋白质女孩》相比的话,这本书里显然就没有那两个唠叨不休的男主角,而更多的是上班族的女性:从二十五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“女强人”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。其中当然不乏男性,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年和老年经理,似乎有点“陈腔滥调”了,但在胡晴舫的笔下,这些令人生厌的男人又恢复了人性。

我不禁又想到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好莱坞电影《穿灰法兰绒西装的男人》(*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*),记得观后的印象是:男主角葛雷·哥莱毕克即使穿了灰西装,还是长得太潇洒了一点。那部半世纪前的电影和小说,描写的也是一个上班族的故事,而这类故事在195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特别多,显然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盛的历史背景。那时候的美国上班族,不论男女,穿衣服都很保守,虽与那个年代的时尚有关,但更反映了当时商品消费的引诱力尚不够猖狂,上班族真像是一个穿了制服的



团队,它是从19世纪末大工厂中的工作群体衍变出来的,成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代表,没有个体和人性,只有群体和工作的常规(routine)。

现在——又一个新世纪的开始——当然更不同了。虽然男性的上班族(特别在香港)还是穿着千篇一律的黑西装,女性的上班族则大异其趣,黑色“制服”之外,还加上更多的打扮和名牌名款的手袋和皮鞋,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:她们所做的美梦之一就是拥有一百双皮鞋!这是典型“后期资本主义”的表征——所谓“后期”,此处指的不但是金融投资和跨国大公司的上班族文化,或从早期的大型生产变成现今的消费和“服务”行业,而且更指的是这种消费文化使得办公室所有的人——从总经理到清洁工——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,只知道营利和赚钱。所以我才会问一个极天真的问题:赚了钱之后又如何?除了享乐消费之外,人生又有何意义?

本书中的不少文章为我提供了部分解答,它不是微言大义,而是从一个真正的“办公室”内的女上班族的内心角度说出来的。如果这本书可以作小说看——其实它介于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——它的叙述者也绝对是位女性,而且是一位读了不少书、有文

化修养的女性。她可以在办公室的“街头”熙熙攘攘的上班族群中体会到不少哲理，却又不高高在上地说教；她可以引经据典——大多是西洋现代文学的经典——却又不“掉书袋”；她可以把这些经典的深层意义放进平庸的办公室生活之中，所以她刻画出来的人物读来颇为独特，并不那么平庸。譬如《勇气》一文中所描写的 K 先生（卡夫卡小说中人物的影子），他每天起床上班在想，想的却是非同凡响：“我最需要勇气”；他从沙特想到西蒙·薇儿，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想到 Delmore Schwartz。你说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人？但我读完此篇后却坚信有之，甚至觉得台湾办公室中的上班族比香港的有文化！

这位 K 先生当然是男性，却赢得女性叙述者的同情。她更会像张爱玲一样，把敏感的观察触角转向一些极平凡的小人物，譬如她在大众捷运列车上看到的那个年轻人：“他穿着鸽灰色的细条纹西装，结着枣红领带，翘起来的脚套着廉价的意大利皮鞋，夹在一堆垂头丧气、睡眠不足的通勤族中间。他神气十足地翻看他的《经济日报》，吊儿郎当的神情仿佛他不是挤在一趟台币三十元的大众交通工具上，而是坐在加长型的豪华礼车里，正把一瓶香槟酒往车窗外砸碎，以表示他君临世界的睥睨。他身上有股三流

喜剧演员的味道。他那沾沾自喜的一本正经,就像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契诃夫的《樱桃园》是悲剧,忽略了人生作为一出必然喜剧的无奈反讽。”

不论是悲是喜,叙述者的态度却是同情的,因为她“异常感动,感动于他当下的那点信念,他坚信: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,只需他愿意,什么都可能发生。谁应该嘲笑这份幸福呢?”也有一位思想成熟、经验丰富的中年妇女才有资格说出这种话。然而本书的作者却依然年轻。

我读了这篇文章,却有另外一个感想: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,再过十年是否又会变成办公室里的一员“朝气蓬勃”的新任主管?甚至变成另一篇文章中那位自吹自擂的“我”?“你好,我是台湾大学学士、美国史丹佛大学企管硕士,回来前,我在纽约麦肯锡投资咨询公司实习过三个月,我曾经服务过许多大型国际企业,现在我是敝公司的财务企管顾问……”这个结局,应该是喜剧还是悲剧?是《樱桃园》还是《楼顶屋》(*Room of the Top*, 70年代的英国影片)?这个资本主义的办公室中也充满了年轻人;《街头》一文中就说:“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,眼巴巴等着导演上场”,那么这位导演又会是谁?是那个办公室里有两样盆栽和“一套高尔夫球具和一块

迷你假草皮”的执行长？还是更高层的董事长？

胡晴舫用的这个典故应该出自皮蓝德娄(Pi-randello)的名剧《六个找寻作家的角色》(*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*)，剧情既现代又荒谬，但也该是喜剧——这就是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：舞台上有一大堆“赚钱”的角色，却不知道作者和导演是谁。陈映真在70年代的作品——短篇《华盛顿大楼》，是台湾文学中最早描写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小说，但小说背后作者的反讽意旨十分明显。胡晴舫属于年轻的一代(较陈映真和我这一代人至少隔了两代)，她的观点和环境自然不同，所以她的反讽态度虽然有点“无奈”，但也不至于讽刺，因为这个新世纪已非《樱桃园》中的俄国贵族没落的世界，而更荒谬，因为在这个后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已经没有“作者”，市场就像是一个团团转的舞台，背后似乎有无数个“导演”试图指导台上的演员，但却无人知道结局和效果为何。

已经早有理论家指出：在这个“后现代”的世界里，已经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了，何况是“办公室文学”？
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更感到本书弥足珍贵，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越过文学想像的范围，而更接近真实，但

它仍然基于一种文学性的思考和文化的情操。对我而言,这种情操最终也是女性的,即使不论本书的作者是男是女——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理会作者——作为一个男性读者,最令我感动的是书中一篇看来最平凡的文章《结婚与下午茶》,内容所写的主题却是“女权”论者最嗤之以鼻的问题: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,结婚后是否辞职做全职家庭主妇?

“世界上有两种女人:一种上班,另一种不上班”;对很多上班的女人而言,“家庭主妇”却以“一种奇怪的误解方式代表着自由”。然而有了家庭可以相夫教子之后,又将如何?这似乎和我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作赚了钱以后又将如何的命题,互相印证。

维吉妮亚·吴尔芙的名著《一个自己的房间》(*A Room of One's Own*),被视为女性解放的经典,但书名中的“房间”到底是女人的卧房、居室、书房,或是上班的办公室?或者全部都是?吴尔芙却没有完全解答。

胡晴舫问的是另一个命题:“女人有了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桌子”以后,是否已经圆满解决了所有问题?“是不是跟阿拉丁神灯精灵要错了愿望”?“当男人上班的第一天,他所要克服的问题只有如何自我表现……女人上班的第一天,除了如同男人解决上

述那些问题之外,她仍要面对她自己。”

这个“自己”就是女性上班族在资本主义笼罩下的困境,它的复杂性也远远超过那个办公室男人思考的勇气问题。至于现在的“阿拉丁神灯”代表的是什么,则不解自明了。

2005.5.29.于香港

## 鱼缸哲学

我问了一个问题，他们叫我去见社长。

社长办公室藏在最角落。窗户很小，四四方方，用便宜的铝条圈住，面对着一条死巷，看出去是一大片违章建筑物的灰色铁皮屋顶。旁边是大楼的太平门，推开，女性员工洗手间就在后面。

相较之下，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屋子占据办公室最好的两个方位，各有两面从天花板到地板的玻璃墙，俯瞰城里最美丽的一条林荫大道。傍晚，暖洋洋的西晒会让坐在里面的人有种金黄色的幻觉：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都市，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产业，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；世界，因为自己而运转。

若是一个擅长办公室政治的阴谋论者，很可能会如星相学家阅读星相图一样，从这样的座位安排读出社长在公司里的地位与未来。

为了上洗手间，女性员工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。时常，一群群女性员工像大呼小叫的观光进香团般，打从他透明的玻璃门前经过。那是办公室里最香火鼎盛的一条道路。她们鱼贯往返，络绎不绝，前去从事人生最神圣的任务。而社长的小房间永远烟雾缭绕。扑朔迷离的白雾之中，一个蓄山羊胡、戴黑框眼镜、没有胸脯的斜肩男人，仿如一尊雕像咬着半截雪茄，面无表情地搁在一张跟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董事长大皮椅上面。他似乎总是处于冥思。

“我跟你讲一个鱼缸哲学。”我坐在他的屋子里，社长潇洒地用他泛黄的牙齿上下咬住那段刚烧了三分之一的雪茄。他的嘴唇因为过薄，使人容易对他嘴巴所吐出来的话语分量感到怀疑。可，他的表情那么严肃，又让人不得不跟着慎重其事。

“当，”起了个头，他深呼吸一口，我不由得挺直我的脊背，摆出当年用来对付高中老师的好学生表情。他细长的亚洲眼睛透过油腻的镜片盯着我，“一条小鱼独自在一个鱼缸里游来游去，它只会看见自己的身影。经过鱼缸圆弧玻璃壁面的曲折反射，它



的身影显得如此巨大，给了那条小鱼错误的自我认识，它以为它异常雄伟魁梧。”

他深深看入我的眼睛，似乎想确定我是否听懂了他想要表达的深奥道理。像一般刚刚上班不久的年轻女人，我不自觉地露出一一种讨好的笑容，没有必要地不断点头，来传达我对他训海的重视。同时，我却分神注意到他的指甲跟他的牙齿一样发黄。

“要知道，”他咬字既缓又慢，雪茄仍令他严重口齿不清，“小鱼终究要到大海见世面。大海里满满都是大鱼；每条大鱼都用它自己的速度和风格在游泳，做它该做的事情。它们不会像小鱼一样为虚幻的自我身影所惑；他们不惊慌，不跳脚，不急躁。它们游泳。”他加了个手势，加强最后一句的语势。

抽口雪茄，吐出白色烟雾，他深深地从他的肺叶底部挖出空气来，听起来像在叹息。他迅速看我一眼。我懂什么呢，他似乎在想。我不过是另一个懂得穿迷你裙时记得把双脚并拢的年轻女人。是的，我很有教养，也受过正规教育。可是，如果我不是他的情人，他能拿我做什么呢。谈公事，他宁可跟他的雄性鱼群商量。我连雪茄都不会抽，哪能理解什么叫深海大鱼的正确游泳姿势。

他看上去很累。在一番伟大训示之后，的确，人